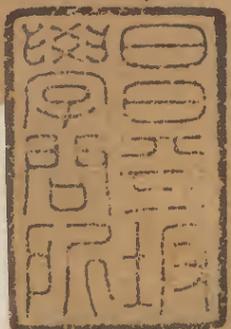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八十九
卷之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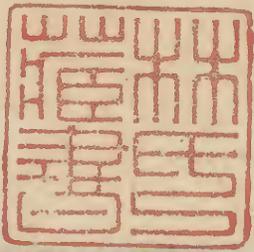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漢書
三五函	三〇九
六〇	冊號
架	類

内閣文庫	漢書
三六函	三〇九
一七架	冊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45)
函號	366 65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八

淺草文庫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君

論君道之大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然必君志先定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致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

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雖出入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倍待法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嗈嗈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篤信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

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論君道反求諸已

賈誼

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也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桎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鬻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守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

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麇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皓皓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身去不遠人皆有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修之於已君國子民者

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論人王之剛明

李綱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爲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總核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下出於恭儉

號令溫雅有古風製然有一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
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
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
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大和政
事號為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為閹官所誣而斥之
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
禍及忠良不勝其冤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
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於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於
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於暴明不
至於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於剛明而不能
無過舉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為柔明易而為
暗則失其所以為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蹤古
人惡可得哉

為君難論上

歐陽修 後同

言用人之難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
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
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
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
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

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睨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代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毋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子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問於趙曰

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問也遂用括爲將以伐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論君道 三條

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
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
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
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

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舜居深山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飯糗茹草若將
終身焉堯舉而授之天下被袵衣鼓琴二女裸若固
有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也豈特舜為然高祖由泗水亭長而創業光武由南
陽踈屬而中興方其在窮約之中一布衣耳及南面

荆川雜錄 卷之八
而經營天下駕馭諸將聽納羣策如石投水而運諸
掌其視海內有負固僭竊而不服者必削平之而後
已勵精圖治天下若治其家然蓋不如是不足以創
業中興而成帝王之業也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
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
敗銅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屬皆身在兵間冒鋒
鏑復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偃
武事脩文教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

事則不答臧宮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
人每旦視朝日晏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
大業而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
度力舉無過事享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
兵晉陽斬宋老生擊敗薛舉仁杲破劉武周走宋金
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爲大將削平僭竊四方
遂定既卽大位知守成之爲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
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
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闢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幾致刑措享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致太平享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善哉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帝征之巴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然則聖帝明王所以撥亂致治者類皆如此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

不旋踵而失之矣尙能致治也哉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脩

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亨於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田於近郊曲晏于便坐者

塵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畧，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晏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脞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

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

相

論君臣之分

李德裕

古者君臣雖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之邈然遼絕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臣之，次焉者亦相與以誠而相遇，以禮故觀書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而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粲然可見矣。

故能舉賢才而任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之同一家事無不慮慮無不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患則同其憂安則同其樂建帝王非常之功而不以爲難者君臣之義交而相得也至秦則不然尊君而抑臣沮法度之威以臨之無復有尊德樂道誠文相接之意其君抗然於上而視其臣如胥吏僕隸然初無愛敬之心其臣眇然於下而視其君如天之不可親雖爲之輔相者亦有所畏避而不得以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爲承相至暮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孰不畏罪持祿欺謾而取容哉漢興以

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縲繫以文帝之仁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翟青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三公動輒下獄蓋循秦之弊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絕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於隆古而至於庸君則賢者踈而易去諛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重大臣

賈誼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撻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

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玉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削。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使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
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必
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
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處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頓讀亡耻隼隼音敬無志也詭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
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音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
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
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
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
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

刑以卑偏
卷之十一
五

罷讀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
 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呵之域聞譴呵則白冠黿纓盤水加劔造靖室而請
 舉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弛上不使人頸整音周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
 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音族抑而刑之也曰子大
 夫自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
 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
 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
 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
 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任相

蘇洵

此篇可與賈生之論相參看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

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

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王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
謹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
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
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
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
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
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
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
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
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

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
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
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
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
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
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
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
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一多事朝廷憂懼
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
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

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論為相當法周公

韓愈

闕關作對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也

論態臣篡臣功臣聖臣

賈誼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

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

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不恤君之榮辱不識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曰撓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

之拂故諫諍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強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有聽

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開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撲馬若養赤子

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

論腹心之臣

蘇洵

通篇雖係老泉縱橫之旨而要亦世王之所不可不知者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

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

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闔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

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窞設陷窞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於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遠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

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胃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遙然而不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

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君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封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宋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

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論權臣重臣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

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

井川和結 卷之二
求以爲己之私惠刃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
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
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
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
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
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
切中事情使世主讀之寧能無惕然深省乎
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
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

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
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
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
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
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
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
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
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
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
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

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敢言。臣愚以為此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
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
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
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
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

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
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
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忠智之臣

惟忠智之臣為能察事之利害，畢陳於其君而無隱
情。惟仁明之主為能用其臣之言，因事悔悟而追
思之。唐太宗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而
魏鄭公常諫止之。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
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以諷切帝及遼東之役，高

麗韎鞞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恩禮有加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光庭曰亂幽州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因事誅之以絕後患明皇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若太宗明皇可謂仁明之主矣至暗忍者則不然褚遂良旣得罪韓瑗言於高宗曰遂良受顧命一德無二向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陸

下後堯舜哉被遷以來再惟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卒不從而至於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則綢繆恩顧而不衰李泌嘗對德宗論盧杞曰楊炎之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閔播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許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方艱難時視陸贄如左右手旣事平遭讒謗帝追讐盡言逐之猶棄梗然至盧杞裴延齡輩則寵任盤固旣去猶思之不已嗚呼其去太宗明皇不亦遠哉

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讐盡言
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
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
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瓜牙宣
力而贄之助為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
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
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況德
宗中材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醒人思其
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

易多得也

論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不
能與昔者鮑叔牙薦管仲於齊公曰必欲治國家而
伯諸侯非管仲不可於是束縛而取之魯至則三沐
而三薰之饗於廟而問之政管仲乃為陳所以治國
而寓兵者行之數年合諸侯而齊公以宿蕭何薦韓
信於高祖曰信國士無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設壇場擇日
而拜之以為大將軍信乃為陳所以還定三秦以弱

項羽之強者用其策卒破楚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爲秦王也府屬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名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材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每議事帝所玄齡善謀而如晦長於斷二人同心協濟太宗多用其策卒定禍亂而身致太平蜀先主之寓襄陽也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而徐庶亦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見之先主三顧之於草廬之中亮乃勸先

主取荆益結吳爲援以禦曹公先主用其策卒定巴蜀而成鼎峙之勢由是觀之方艱難時非有卓犖不羣之材烏足與論非常之功哉

論宰相以道事君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爲深戒以薦進人材爲職者故以妬賢嫉能爲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繩墨陳於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

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
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填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罔與
成厥功進賢使能持衆美而効之君乃爲善苟有嫉
妬之心則高材美器至擯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
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
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
中大臣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
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祿
山則專道三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

德宗也率張裒歛以中帝欲恨排之聲滿天下及涇
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
陌矣其偶和造作召怨挺亂皆杞爲之朱泚圍奉天
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卽譎奏曰
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畱連
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
無朝懷光快快遂叛帝跳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
身其禍至於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而柔令
若可親近崖奔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
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

樓見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愛其醞藉稱美之
林甫卽譎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能
得於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
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
敢言犯惡之卽今宣慰李希烈意爲賊害故宰李揆
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
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卽誣殺之矯譎害物
雖國屯主辱猶警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
其害至於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
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

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語
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爲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
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
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爲姦邪而陛下獨
不知此乃所以爲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蕭何曹叅方議功定位有隙其後何疾亟惠帝問誰
可伐者所推賢惟叅而叅亦自知當相漢告舍人趣
治裝旣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

方氣不相下若仇怨然其後有安祿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爲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於如此非獨推薦之爲難而代其職不更變之爲尤難也與夫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忘私怨視數子未知其孰賢至於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請爲帥以代已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八

荆川稗編

卷之八十八

三十四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九

後學吳江皇甫汾校

將

論帥材

人材之難而帥材爲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後顯故有天寶之變而後郭李之功昭有奉天之難而後晟燧之節著今朝廷可謂多故矣而未聞卓然稱良帥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於奴僕或出於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

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
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以
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然則
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騁欲其有非常
之功不可得也誠能略資格而取實効寬法制而責
成功將帥之材出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御之術惟
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讀曰帳飲食從官如漢主
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
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猶也蜀先王與
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
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
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
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跣召之
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非將門英豪草萊

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
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
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
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
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
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
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抄以輻衡
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
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
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繫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古論事必有所據非懸空杜撰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徒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

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三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將

何景明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

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驥。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刀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

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

井川和經 卷之二十一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抗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立策決勝之術

荀悅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

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情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人之敵。取非其有以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敗。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也。伐趙之役韓信泝上孤

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戰項羽
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
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
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推移應物變化

論將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
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
捍頭目而子弟之為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
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
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

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
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竟魏用吳起為將
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
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
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
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馭
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奚
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今背水為陣既
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

荆川雜錄 卷之二十九
軍今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卒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撫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况其餘哉漢以魏其韓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廉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上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

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僊芝封常清非不號名爲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爲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節制之兵

李德裕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

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
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下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
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
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所無赦故連百
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
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
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
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請鐵

騎與之二百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晉旗麾若緩
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
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
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
使而不立帥於是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
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
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論用衆

蘇轍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
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

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鈞罕鐔蒙須之

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二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謀

權謀論

劉向說苑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
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詐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管仲謀江黃

劉向新序後同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

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狐偃謀勤王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後世有假以成篡奪者衰哉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脩予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
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
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
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
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荀息謀假道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
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
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
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
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
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
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
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
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

齊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官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官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司馬錯張儀謀伐蜀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挾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

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

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便秦惠王曰善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旣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虞卿爲趙謀秦

秦趙戰於長平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旣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亦其力尚能進之愛

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

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

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于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卽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不如予之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

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

見秦之事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
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卽發虞卿東見
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
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
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
虞卿趙以亡矣

陳恢爲漢謀入咸陽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

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
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
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
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
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
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
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
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韓信謀定三秦

漢王旣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

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刑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酈食其謀據敖倉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許大見識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守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

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
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張良爲漢謀楚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
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
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
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
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
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以示
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

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
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
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婁敬謀都關中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成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
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維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張子房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

張良謀翼太子

附李氏論范蠡張良一段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大或謂

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氏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吕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

荆川利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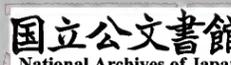
召四老事後世有疑其偽為以脅高帝者是乎否耶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德裕曰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句踐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句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

求哀請命而句踐不忍欲赦之范蠡以為不可援援進兵卒刎其頸句踐既霸蠡以書辭句踐乘舟行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脫於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為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道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游耳韓彭英盧皆被菹醢雖蕭何不免縲繼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內史謀安齊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



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
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
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
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
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
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
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
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
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王恢韓安國謀伐匈奴

附李氏論鼂錯主恢

按恢首倡燕王之議罪應死而當時以不誅擊鼂重誅之公一憐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
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
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
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
郡數驚朕甚悶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
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
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
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
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乃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世利孝文皇帝常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慶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

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

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成卒死傷中國道路樵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
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
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
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
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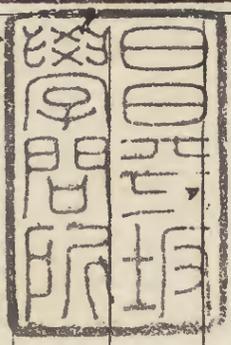
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
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辟地千
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
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
聞善戰者以飽待饑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
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饑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

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德裕曰翾錯爲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強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爲名景帝弗察納爰盎之說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而世以錯爲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於武帝前以謂匈奴擊之爲便於是誘匈奴入塞漢兵匿馬邑旁俟其至擊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弗斬之無以謝天下遂下恢獄此武帝之過舉也世謂恢爲無謀者將受其咎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羣議洵洵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破賊卒平淮西觀此則知憲宗之賢於景帝遠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獲

刑官畢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并川系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之既歸穆公待之如初其後卒報晉而君子以為能用善觀此則知武帝之不及穆公遠矣錯以忠恢以無罪死而世又不能原之是可悲也夫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九終

